

□张漱耳

## 出身成为硬伤 很难出人头地

曹操升济南相前，几乎默默无闻。其父曹嵩最后虽当上相当于国防部长的太尉，东汉的士大夫却没有一个正眼瞧的。盖因曹嵩认宦官曹腾为父，靠承袭曹腾爵位及他留下的波天富贵步入的官场。

曹腾死时曹操才5岁。在那个讲出身的年代，一提曹嵩父子，圈子里就满满的鄙视。毕竟，太监处在职场最低端，入不了“世家”。这个插曲，导致曹操父子是不是姓曹，都不能信史书的。

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这样介绍曹操身世：“太祖武皇帝，沛国谯人也，姓曹，讳操，字孟德，汉相国参之后。桓帝世，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，封费亭侯。养子嵩，嗣腾后。”此后作者突然笔锋一转，甩出一句足令后世困惑的“莫能审其生出本末”。

这句表明：曹操亲爹曹嵩系曹腾养子，原先的祖上姓啥从哪来的，一概不知。在旧封建的中国，还能连皇帝的老子都搞不清来路？太匪夷所思了。作者是真不知道，还是有意隐瞒？

历史推进到南朝，一个叫裴松之的人给《三国志》作注，他在“莫能审其生出本末”添加了一本《曹瞒传》披露的重磅炸弹：曹嵩，本姓夏侯。

夏侯源于夏禹后裔，也是很牛的世家。但东汉末年，士大夫与宦官两大集团争斗激烈，为维护那份“正统性”的体面，曹操没回归本姓，史官于是编造了汉相国曹参之后。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也不敢揭曹操的疮疤，用了这样的模糊表述。

故此，曹操出生后就贴着“宦官子孙”的标签（记得官渡之战讨曹檄文就有句“操赘阉遗丑”）。现实是，士大夫和宦官两边都不待见，曹操还能有出头之日？

直到曹操19岁那年，老爹依靠向地方官员砸钱，才被“举孝廉”，谋到“洛阳北部尉”一职。干到24岁那年，“按律办事”，棒杀了灵帝宠臣的亲戚后，陷入职场危机。他也头一次有点明白，所谓的“律”似乎都是为弱者制订。没办法，还是求老爹又朝宦官砸钱，才大事化小，“调任议郎”。议郎相当于中央办公厅最低级的公务员，不是收文件就是抄奏章，虽然距离皇帝很近，可能搭上话比登天都难。

议郎任上他曾写过奏章，提出“陛下该亲贤臣远小人”；也曾上书“窦武、陈蕃是被冤枉”，全都石沉大海。

宦官们背后讥笑：一个阉党之后，还想学人家当清流？

## 平叛立下大功 升迁济南为相

曹操被现实逼得随时想转型。中平元年（184年）二月，机会来了。这年，钜鹿人张角喊着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”口号，率数十万头戴黄巾的信徒在冀州起事。夏日，10万主力横扫颍川（今河南禹州、许昌）。汉灵帝慌忙任命左中郎将皇甫嵩、右中郎将朱儁各率2万中央军平叛。

曹议郎决定以此为契机，弃文从武。他以洛阳北部尉的前任经历请战。危难之际的灵帝闻报大喜，马上肯见他，并当场提拔为骑都尉，率五千骑兵驰援颍川。

曹操与中央军会合后，密谋利

群雄并起的三国，曹操能够于低谷中脱颖而出，得益于早年在济南国为相。那时的国相有着很大的实权，东汉规定，国王享受封国赋税，能臣民不能治民，政事由中央派去的相负责。曹操正是凭借济南相赢下的口碑获得福报，以致8年后接收30万青州兵成为一方诸侯。惜曹操济南遗迹无存，位于济南市章丘区龙山街道阎家村北的东平陵故城，就是汉代济南国的都城。我们通过东平陵故城遗址说说曹操发迹的前因后果。

# 曹操发迹，其实是从「济南相」任上开始的

**拆毁祠庙积下善报，青州兵让他弯道超车**



东平陵故城位于济南市章丘区龙山街道阎家村北。

用中原气候干燥，黄巾军营寨周边蒿草易燃特性，择西北风之夜，派死者潜入营地边缘纵火。是夜，曹操的五千骑兵被赋予绕至颍水渡口，截断退路。

当第一簇火光在黄巾军西营燃起时，“火借风势，风助火威”，瞬间形成长达数里火墙。《资治通鉴》载，“烟炎张天，贼惊乱奔走”。

曹操领骑兵趁乱从西北方向突入，奔袭渡口，用拒马桩封锁河岸。皇甫嵩与朱儁则率步兵从城内杀出，持长戟方阵推进。战至天明，颍水南岸的尸体“积如丘山”。

凯旋之后，曹操因功被灵帝升迁济南相，“秩千石”，权力如同郡太守。

济南国治所在东平陵城（今章丘），辖东平陵及周边历城、台县（今济南历城东北）、济阳、邹平、菅县（今邹平菅家村附近）等十多个县。曹操抵达后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上布衣，带亲随走访基层。在历城县，他亲眼看到县令府衙后院停着十几辆载满绸缎的马车，一问，守门家丁声称：这是给十常侍预备的礼物。

在祝阿县（今长清），遇上百姓跪在路边递呈血书，控诉县令与豪强合谋强占耕地：“每亩只给三斗谷，不给就抓去修祠庙。”

这次走访让曹操认识到，膏腴之地济南，已成当地长吏与京城贵戚勾结的贪腐重灾区。《三国志》载：“长吏多阿附贵戚，赃污狼藉”，甚至出现县令公开拍卖官职、与豪强瓜分赋税的奇观。

曹操为相时30岁不到，属于毛头小伙，血性着呢，全然忘记了那年差点完蛋的教训。他怒不可遏，在济南开启了一次雷霆行动。中平二年（185年）深秋，连夜起草弹劾奏章，用很具体的事例一气弹劾了8个县的长吏。

这是个可怕的数字，等于要撤掉三分之二的县级领导。

弹劾奏折写起后，他绕过可能被权贵渗透的环节，没按惯例逐级上报，直接让手下快马送洛阳。

《魏书》记载了几个戏剧性场面：当朝廷使者带着罢免诏书抵达济南时，被弹劾的县令们正在豪强办的宴会上分赃。历城县令刚接过孝敬的黄金，听到驿卒高喊“诏书到！”当场瘫软在地；祝阿县令试图烧毁账本，结果被兵士堵在库房里。史载：“国有十余县，长吏多阿附贵戚，赃污狼藉，于是奏免其八”。

## 毁祠庙得民心 埋下归降伏笔

济南国属于青州。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载，青州领有济南国、平原

郡、乐安国、北海国、东莱郡、齐国6个郡国，65县。诸郡的官僚地主，受城阳景王刘章带头标榜祖宗“功德”的影响，纷纷于封国内立祠祭祀。济南尤甚，多达六百余所。当地豪强借宗教名义聚敛财富、鱼肉百姓，年耗费百姓钱财上百万，从中搜刮的财富胜于朝廷赋税。

他想起曾在祝阿县听到的控诉，在继治吏之后，拿祠庙开了第二刀。由于曹操为相前，一直生活统治阶级上层，对“奸邪盈朝，善人壅塞”，“货赂并行，强者为怨”，“政教日乱，豪猾益炽”等腐朽状况了如指掌，两刀均捅到要害。

曹操颁布了《禁断淫祀令》，下令除国家认可的社稷、孔庙，其余祠庙一律拆除。还让被解救的民女当众控诉“淫祀害民”罪行，安排识字的吏员在市集讲解道理，形成社会舆论。与此同时，动用郡兵，以涉嫌谋反名义对那些有来头的祠庙予以查封，搜出豪强私藏兵器数千件。他亲自带队拆除“景王祠”，当士兵推倒最后一根柱子时，藏在神像后的黄金白银滚了一地。这可都是百姓的血汗钱啊。

官商恨死了曹操，通过寻求京城士族的“保护伞”，千方百计挤走他。先是从洛阳传出流言，说他“用酷法乱政”，“拆毁祠庙得罪上天”。

中平三年（186年）春，朝廷突然下诏，调曹操东郡太守。这看似升迁，实则暗藏玄机。东郡（今河南濮阳一带）是黄巾军余部活跃的地区，让在济南得罪权贵的曹操前去任职，一箭双雕，用心险恶。

面对这个任命，曹操几经思虑，决定“摆烂蓄力”——“不就，称疾归乡里”。

于是，31岁的曹操，恋恋不舍地回望了刚刚恢复生机的济南一眼，卷起铺盖回到了谯县（今安徽亳州）。

曹操在济南的所作所为，虽引起宦官和豪强忿恨，却赢得了民心。众所周知，后来曹操有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，名曰“青州兵”，为他打下天下居功至伟。青州兵的组建，就缘起曹操济南为相。是青州军先给他写了信：“你过去在济南，毁坏神坛，这个精神与我们的道理相同。你似乎是个懂道理的人，但现在迷惑了。”曹操敏锐捕捉到了青州兵这种与他合作的意愿，让30万青州兵归顺。

## 领兖州牧破局 以青州兵发迹

曹操辞官后在谯县城东50里远的地方，修筑了一所幽雅小院，春夏读书；秋冬弋猎，悠闲自适。对外宣称，天下大乱，我这种人还是躲

远点好。内心却等待时机。果然，仅仅3年后，董卓进京，诛杀少帝，曹隐士散尽家财募兵5千，发兵洛阳，离开洛阳，参加鸟合之众讨董联盟……他被历史的潮流推着走，稀松平常，很少亮点。

转机出现在初平三年（192年），天上掉下的大馅饼，硬生生砸到他头上，想不成功都难。

第一个好事，青州黄巾军杀了兗州刺史刘岱。在陈宫的策划下，鲍信率当地官吏迎时在袁绍帐下的曹操为兗州牧，抗击黄巾军。

曹操带着兗州残军和带来的私兵，跟青州黄巾军打了3个月，互有胜负。其间他有了重大发现：对方总是在夜里派人送信，问他“是不是当年济南拆庙的曹大人？”

信辗转曹操手里。他心里一动。也明白了，原来30万青州黄巾军，就是当年他在济南时解救的那些受官商盘剥的百姓啊。他赶紧回信承认。

一番书信来往（内容前有叙），黄巾首领派人来了，双方密谈。没人知道谈了什么，只知道随后30万的队伍成为曹操手里的王牌军。《三国志》载：“受降卒三十万余，男女百余万口，收其精锐者，号为青州兵。”这便是曹操的第二个、也是最大的好事。

乱世，人永远是第一生产力，经济则是另一根本。曹操从养活这百万人口计，大力发展屯田。以东阿令枣祗为屯田都尉，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，募民开发种植大片闲置地，当年就得谷万斛。然后又向兗豫各地进行推广，“皆例置五官，所在积谷，仓库皆满”。

具备了参与乱世竞争的人与经济两大硬件，曹操立足兗州作为根据地，徐图进取。虽然在拓展生存空间中，经历过后方失守，甚至险且丧命，但最终都挺过来了。

如兴平元年（194年）为报杀父、杀弟之仇，远征徐州牧陶谦，兗州大本营空虚，张邈与陈宫背叛，吕布进城。好在几个谋士谋划得当，还是保住了除兗州外的甄城、东阿和范县三城，不至于连“家”都没了。

在谋士规劝教导下，曹操深刻认识到根据地的重要。经过一年缠斗，至来年冬，夺回兗州。朝廷正式册封曹操为兗州牧。

随后的事都知道了，这个小个子派兵西行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站在了政治制高点上，将青州兵蜕变为中心兵，纵横捭阖，统一北方。

走得越远，越显其原始积累的厚实。济南、兗州无疑是曹操崛起的基本盘，尤其8年前在济南攒下了善报，一举让他成为与袁绍平起平坐的诸侯，才得以主宰时代。